

西北往

张学东

著

子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那天我快走
到学校
的时候
又折回
来找我
很相和
她待在我
我觉得她很
重而一个人在
她身边

张学东 著

西北往事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北往事/张学东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7.4

ISBN 978-7-80623-763-2

I. 西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8252 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| 开本 16 |
|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| 印张 15.75 |
| 邮政编码 450011 | 字数 207000 |
|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| 印数 1—10000 |
|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| 版次 2007年4月第1版 |
| 纸张规格 640毫米×960毫米 | 印次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763-2 | 定价 22.00元 |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我们是滋生在石头下面的野草，因为石头的重压，我们看不到蓝天，最终我们选择的是在夹缝中歪歪扭扭地生长。在春天到来的时候，草终于钻出头来，虽然这个过程漫长、凄苦，且又压抑、委屈，但草自出来的那一刻，身上就带着坚韧和被压伤的痕迹。在人们的眼中，草自萌芽到生长的所有扭曲的过程都是再正常不过的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，因为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。看上去，我们有头有脸、四肢健全、活蹦乱跳，可只有经历过和野草一样生命过程的人，才会懂得那段漆黑和痛苦的记忆。

——题记

序 言

寻常岁月里的生命之痛

——有感于张学东的小说创作

牛玉秋

在西北的青年作家中,张学东的小说不以灵动飘逸见长,也不以艰深沉郁取胜。其取材大多是平民百姓的寻常岁月,把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艰辛与烦恼一一细数。由于他所面对的是异常艰苦的生存环境,所以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地鸡毛地展示庸常人生的无意义,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,解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,常常连接着最深刻的生命之痛。由此,揭示寻常岁月里的生命之痛,就成为张学东小说创作最为鲜明的特点。

张学东的成名作短篇小说《跪乳时期的羊》(原载《十月》2002年第1期),似乎昭示了作家感悟生命独特的方式与通道。羊是自然界里最温顺的一种动物,被人饲养的羊的命运就更是完全掌握在人的手里。当作家以诗意的笔触展示生机勃勃的草场,展示奔跑在草场上的羊群时,他同时也传递了生命需求自然合理的信息。青草如牧歌般荡漾,母羊的双乳饱满丰硕,跪乳的小羊乖巧而又霸道。这样一幅美丽的草原牧歌图,却被罩在母羊双乳上的青布兜儿破坏了天性的和谐。小羊不仅不能享有本来属于它的羊乳,而且又被阉割,失去了一项重要的自然能力,最后又遭人的屠杀,失去了幼小的生命。一个自然的

生命就这样在残暴的外力和人的干涉下,扭曲地走完了它的全过程。而所有这一切都源自另一物种——人类的生命需求。那是一个同小羊羔一样可爱的嗷嗷待哺的婴儿,一个贫穷得除了羊再没有任何能够指望的财产的家庭,他们的生命需求同样也是自然合理的。小说采用婴儿的视角,用婴儿纯净的目光调和了矛盾的尖锐性。一只羊的生命之痛被柔化、搁置了。然而它并没有被遗忘。

在长篇小说《西北往事》中,生命之痛的忧伤旋律再度响起。一个承受着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下的家庭,几个生活在这个家庭里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。在主人公“我”的眼里,姐姐蓝丫是狼,哥哥是狐狸,早年丢失的弟弟是一只懵懂的蝌蚪。为了生存,为了争夺一点可怜的更为有利的生存条件,他们几乎用尽心计,也用锋利的爪子和牙齿。他们伤害别人,同时也被别人伤害。哥哥的告密,蓝丫的偷窃,既让人感到付出和得到的不成比例,也让人感到得到的不易。糖的滋味是甜的,可与糖的滋味联系在一起的,对于蓝丫来说却是母亲和哥哥的一通拷打和不期而至的初潮,在“我”则是对母亲的私情和弟弟的丢失的种种疑惑。孩子们终究要在与成人的交往中逐步成长,这部长篇小说首先让我们看到了关怀与伤害、教育与欺骗,孩子们在分辨、接受与拒绝中逐步成长,这样的作品不仅是孩子们成长的教材,也可以使成年人反思。

《西北往事》里与普遍的物质贫穷相伴的,是更为普遍的一种精神贫穷:小说里这一家人周围,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情感世界里备受侮辱与伤害,心灵深处全都伤痕累累。那个温柔的南方女孩林秀秀,她先后被两个男人所抛弃,最后又因绝望而自杀(抑或是被负心的男友所杀?);文静善良的女孩罗杨,由于她的父亲坐牢、母亲精神失常而在窘迫中苦苦挣扎,直至后来慢慢地走向一蹶不振;“我”母亲的情人被“我”父亲整治成了当地著名的瘸子;“我”哥哥狠心地抛弃了林秀秀之后又被食品厂的另一个姑娘方兵抛弃,而方兵自己的婚姻则被“我”哥哥搅得一塌糊涂,丈夫反目,她的生活走向不幸;就连那个与世无争的弱智孩子大头,也因人们的残酷惊吓落水而亡(抑或是为了追逐美丽的蝴蝶而陷入深渊?)。在这部长篇小说中,几乎没有一个人活得快乐,没有一个人活得有尊严,生命之痛从物质层面进入精神层面,从而

成为永久的心灵之痛。

对于生命之痛,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人体会更为深切。张学东的中篇小说《女人别哭》(原载《长城》2005年第4期)中的孙惠珍,就是一个有着这种体会的女人。从表面上看,她与孙大田的婚姻是她用尽心机、处处主动得来的。而实际上,她是在婚姻中以自己为筹码来争取更好一点的生存条件。如果婚姻生活幸福,这一行动深处所隐藏的痛苦的动机也许会被长久地掩盖下去。不幸的是孙大田遭遇车祸身亡,孙惠珍的生命之痛由此浮出水面。与她的婚姻相比,她与孙红军两情相悦的私情更具有人性的合理性,然而这种人性的合理性却遭遇三重阻击:第一,她破坏了别人的婚姻家庭;第二,她背叛了自己刚刚去世的丈夫;第三,乱伦。这三重阻击深深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,成为强大的社会文化力量,面对这样的力量,无论是她还是孙红军,都没有还手之力。当生命之痛变得无法承受时,解脱的办法只有死亡。她没有死成,她的生命之痛也就远远没有结束。父亲病重,儿子丢失,又一次让她品尝骨肉分离之痛。我们不能责怪孙惠珍不想自立自强,因为她所置身的社会环境并没有给她提供自立自强的条件。作为一个农村妇女,她甚至无从争取这样的条件。她只能把男人作为自己的依靠,先是孙大田,再是孙红军,然后是残疾人二麻子。依存于别人的生命当然不可能是舒展的生命,“认命”其实就是在最大限度内忍受生命之痛,并把它当作是生命的必然组成部分。

那么,支撑人们忍耐、承受生命之痛的力量又从何而来呢?这种力量首先来自自然的生命力。生命先天地具有冲破一切阻碍、最大限度地发展完善自己的能力,还有治疗自己精神和肉体伤痛的能力。就像《跪乳时期的羊》中的那只小羊羔,在被阉割之后不久就恢复了体力,长得体格强壮,浑身圆滚滚的,它似乎忘记了曾经的伤痛;就像《西北往事》中的那群孩子,不管是贫穷的生活,还是母亲和哥哥的拷打,都没能阻止蓝丫的初潮如期而至。没有一个孩子会因为精神和物质的匮乏而不再长大或拒绝长大,男孩的脸上长出了胡须,颈上长出了喉结,“我”后来还考上了外省的一所学校;而《女人别哭》中的孙惠珍在丧夫的巨大痛苦中,还能孕育出新的生命。她虽然因绝望而企图自

杀,但在被二麻子救下以后,也能在二麻子更为贫穷的家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,而那个新生命(孙惠珍跟孙红军的私生子男孩扁豆),在继父二麻子的照料下,也一天天茁壮成长起来。生命本来就是这样生长着,从小到大;生命就这样延续着,一代又一代。

这种力量还来自人性的真、善、美。人间自有真情在,真情永远是抚慰心灵伤痛的良药。想想《西北往事》中那两个并排坐在水泥管里的男孩吧,他们的促膝长谈,他们的亲密无间,真是“一种成年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幸福时光”。还有“我”对罗杨长期以来真诚的关爱,“我”为了与罗杨做伴去看望她劳改中的父亲,而可以不顾自己父兄的严厉责罚。至于《女人别哭》里那个脸丑耳背的二麻子,虽然知道扁豆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,虽然知道孙惠珍并不爱自己,却仍然以他博大的爱心对待孙惠珍母子俩,就连同村的孙猴子的女人也爽快地给没奶吃的扁豆喂奶,这怎能不让人心里暖暖的!

在青年作家张学东的笔下,恶总是有边界的。《西北往事》里“我”的父亲虽然极其凶残地整治了自己的情敌刘庆福,但在刘庆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以后,还是他在暗中偷偷接济着刘庆福;几乎恩断义绝的“我”的父母,在姐姐蓝丫生子之后,他们也表现出了压抑不住的父爱与母爱,而又因为生育了孩子,蓝丫自己的生活也被照亮了。当然,最令人感动的,还是张学东的短篇小说《送一个人上路》(原载《上海文学》2003年第8期)中的祖父,为了多年前的一句承诺,他居然让一个非亲非故的孤寡人,在自己家里白吃白住了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一天,这不能不说是种奇迹。

张学东就是这样,在指着残酷和血腥的同时,他的笔下还一直涌动着温馨柔软的人情。这种温情和柔情像空气和水一样,始终弥漫渗透在他小说中的每一个场景,每一处角落,每一条缝隙。寻常岁月里的那种生命之痛,也因此变成了可以承受之痛。

【注:牛玉秋,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理论研究员、著名文学评论家、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评委。】

目录

序 言 牛五秋 1

赤 篇

1. 黄铜玩意儿 1
2. 弟弟 7
3. 糖的滋味 15
4. 最黑暗的一夜 28

橙 篇

5. 晚霞 35
6. 约会 46
7. 古怪的声音 50
8. 师生之间 57

黄 篇

9. 清洁工 63
10. 父女俩 69
11. 口红 73
12. 跳动在 COSIO 上的时间 79
13. 哦, 下雪了 83
14. 两个女人 90

绿 篇

15. 心情不错 96

16. 可怜的寡妇 102
17. 子荣父耀 106
18. 迷茫 111
19. 惩罚与对抗 118

青 篇

20. 蝴蝶飞走了 123
21. 死谜 134

蓝 篇

22. 瘸子 142
23. 弄潮儿 148
24. 因祸得福 154
25. 病人 165
26. 忠告 176

紫 篇

27. 回来 186
28. 婚事 198
29. 新生命 207
30. 哭声响亮 219

- 附 录 224

赤篇

1. 黄铜玩意儿

那时候，我们这座西北小镇就像一只被踩扁的麻雀那么单薄，只有几条窄街和两三家小工厂，最高最显眼的地方，是从一片低矮的厂房伸向天空中的烟囱，一年四季总是有气无力地冒着青烟。而一到傍晚，街道更是冷冷清清的，偶尔会有一群小孩被裹挟在风沙中乱跑，嘴巴哇啦哇啦地叫喊着，像极了一群凄惶的麻雀找不到充饥的谷子。

这时外面确实有点兵荒马乱的样子，标语和大字报简直像可怕的牛皮癣四处蔓延，黑的红的白的贴满了大街小巷。几乎一夜之间，所有的墙壁和电线杆子都成了暴发户，身量变得又厚又粗，已看不清它们原先的面目。

我们食品厂也乱成一锅糨糊。车间停产了，烟囱不冒烟了，厂革委会隔三差五就要揪出一撮人去游行，搞群批群斗。这里面有男人也有女人，有工人也有干部，还有我们子弟学校的所有“臭老九”。大伙儿的反应空前强烈，说这些“坏人”平时就不太老实，爱乱说乱动，还蓄意破坏生产和团结的大好局面。全厂职工都被动员起来，革委会号召大伙儿要时刻保持警惕，把眼睛再擦亮一点，争取尽快将那些坏人像垃圾一样清理出来，让他们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。

很快,就连食品厂子弟学校也被迫停了课。教室门被撬飞了;窗户叫学生砸得稀巴烂;桌子板凳都一夜之间缺胳膊少腿;讲台上屙满了屎尿;黑色的纸灰里偶尔能看到半页幸免于难的学生课本,白森森地露出一角怪吓人的。学校的代课老师整天也被揪来抓去,连我们的老校长也都被剃了可笑的阴阳头,叫人拖着死猪般在厂里一通乱打,可怜的老校长哭爹喊娘。所有人都说念书没有用了,知识越多的人阴谋诡计也越多,对人对己对社会主义,一点儿好处都没有。

我们子弟学校高年级的那些学生,个个都像是中了邪。他们六亲不认、骂骂咧咧、喊打喊杀,不是砸桌凳烧课本,就是朝那些教过自己的老师吐口水、擤鼻涕。通常是,这边批斗会还没有正式宣布结束,那边学生们早就带头冲进人堆里,争先恐后地揪老师的头发,扇很响亮的耳光,还往老师的身上啐白唾沫,往脸上涂黑墨汁,给老师头上戴尖顶帽子,往鼻子和脸上贴无数张白纸条,把他们装扮成黑白无常的样子。

我哥这时也光荣地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。我亲眼看见他用毛笔在一个女老师的脸上乱涂乱画。我哥的画技实在太差,那个女老师在他笔下很快就变成传说里的钟馗,披头散发,龇牙咧嘴,脸上长胡子,模样十分的荒唐。女老师自始至终都在抽泣,好像犯了错误的女学生,但又好像根本不清楚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而遭受如此的戏谑和折磨。

我哥像个蹩脚的指挥家,一边抖着手里的画笔,一边对那个女老师呸呸地吐着口水。他说哭屁哭,再不老实的话,看我不揍扁你。那个女老师吓得再不敢出声。

那时,厂里确实破败和萧条得一塌糊涂了,到处都是被焚烧和砸毁过的痕迹。子弟学校的操场上也空荡荡的,一群讨厌的麻雀在上面漫不经心地用碎步跳跃着,好像也在示威游行。所有的墙壁都贴上了白纸黑字,那些字个个写得有人头大,让人见了浑身直发怵。

突然有一天,我们无比震惊地发现,我爸的名字也赫然被写在上面,还被画了个大大的红圈,又打上了锋利鲜艳的红“×”,就像被判了死刑的囚犯。

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的名字被写得这么巨大、这么醒目过,

斗大的名字后面紧跟着几行东倒西歪的黑字。我们这才惶恐不安地得知,那是厂革委会给我爸定下的一系列罪状:牛鬼蛇神、特务、披着羊皮的狼,他们说我爸整天尽吹些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,他是站在烟囱上招手——想把人往黑路上引;此外,我爸经常消极怠工、出工不出力,对社会主义心存不满,对党和人民耿耿于怀……总之,我爸一下子就成了大伙儿眼中十恶不赦的大坏蛋。

其实,我爸这人并没啥本事,他只是一个给食品厂烧锅炉的工人,他最大的爱好是喝酒和吹小号。表面上看,这两件事情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,但我爸不往肚子里灌下二两烈酒,是吹不出什么好调儿的。除了上班烧锅炉,他就成天价抱着他的破号呜呜哇哇地吹,边吹边往肚里灌酒,酒在他的五脏六腑里燃烧,吹出的曲调也透露出火辣辣的味道。我们家时刻有种要被点燃的危险。

顺便再啰嗦一下,我爸早先是一个文艺兵,吹拉弹唱样样能来两下,可他就是爱喝酒,酒喝多了就爱吹胡子瞪眼睛(他们这些搞音乐的都有点不正常)。几乎没有领导喜欢他这样的性格,反正从车间主任到罗厂长,我们厂没有谁真正愿意待见他。他曾在厂里搞过几天宣传,接连与工人、干部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摩擦后,他就被提溜到锅炉房干活。还有,我爸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很自负,永远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,还有点愤世嫉俗的臭毛病,不论做什么事情,他从来不认真地检讨自己,只知道回家对我们动拳头发脾气。我妈总是在说我这辈子算是倒了血霉,摊上你这样没本事的男人!这种时候,我爸自然要与我妈大肆理论一番,轻则吵,重则打。之后,他倒跟没事人似的,把自己关在一间幽黑的房子里,昏天暗地地一通乱吹,好像我们家死了人要他来报丧似的。我妈的哭闹声当然就被小号的声音淹没了。我想再泼辣的女人在我爸这样的男人面前也毫无办法。自打烧上锅炉以后,就很少有人同我爸说话。没人说话不要紧,好在我爸有他的烧酒和小号,都是嘴对嘴的玩意儿,只不过他是把从酒瓶里吞进肚里的那团火,又鼓着腮帮子从那只黄铜玩意儿的嘴里吐了出去。那团火便以我爸为圆心向四周蔓延,传到别人的耳朵里是不是音乐我并不知道,可我总是听着别扭。我爸这样吹来吹去喝来喝去骂来骂去,我们家便像一辆被他折腾得散架的老牛车,随时都有坠落悬崖的危险了。

事实就是这样，我妈跟我爸总在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，哪怕一丁点事情都会弄得脸红脖子粗的。我爸大概有些怀才不遇的困惑和迷茫，他也许到死都弄不明白，我为什么连一点他的音乐细胞都没有继承下来。他整天优哉游哉地吹着，其实我知道他希望能感染我使我能决意做他的嫡传弟子，可我对他的黄铜玩意儿一点也不感兴趣，甚至有些厌恶透顶。我爸时时有种担心，他觉得我完了，其实他是觉得我们都完了，包括蓝丫和我哥——我爸对他的子女们充满了愤怒与失望。我爸经常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后挨个数落我们，这是他的一贯风格。

等到我们厂再开群众批斗大会的时候，我爸就被一伙人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家里架着土飞机推出去游大街了。

这回，厂革委会决定非要把我爸彻底地批倒批臭不可，让我爸这个自以为是的坏人永世不得翻身。我爸这种人天生又是见棺材不落泪的性格，他两眼紧闭垂头丧气一言不发，好像革命烈士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我妈哭着倒在家门口，好像一只得了瘟病的老母鸡。我们把她搀回屋里，她哭得死去活来，就像我爸已经被人拉出去枪毙了似的。

那些戴红袖箍的人的确非常愤怒，他们嗷嗷怪叫着，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将我爸的裤子扒光了，又用线绳子把我爸心爱的小号捆绑在他的两腿之间。他们推推搡搡，像赶牲口似的架着我爸往前走。那个黄铜玩意儿就在他的腿膀中间吊儿郎当地乱摇乱摆，样子真的丑陋极了。

就这样，我爸被他们押着从食品厂一路走到东方红剧院，再从东方红剧院走到十字街头的大型批斗会场，然后他就跟一大群剃了阴阳头、挂了破鞋、戴着尖顶帽子的人会聚一处。围观的人热血沸腾，一个个高举拳头，振振有词，谁都像最纯粹最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，一副不把旧世界砸得稀巴烂决不罢休的架势。

这一天，我爸跟那些花花绿绿的人待在一起，就像是在等待最后的一次判决。他们这些丑陋的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，在广场上歪歪斜斜瑟瑟缩缩跪成长长的一溜儿，仿佛一条半死不活的巨蟒那样蔫头耷脑

无精打采。

我心惊肉跳地躲在人群中远远观望着。我爸老老实实跪在水泥地上，他这辈子好像从来没有那么守规矩和屈服过。他腰身弯曲着，脸面抬不起来似的瞅着地面，好像那里扔着一个金元宝吸引着（其实只有那只碍事的小号像死狗样垂在地上）。在我爸他们身后，立着一排穿制服戴袖箍的人，一个个梗着脖子，龇着牙，瞪着眼，牛皮烘烘的。他们手里还拎着棍子或结实的武装带，时不时用力敲打着前面跪着的那些“坏蛋”们。他们一连声吆喝，老实点老实点……再不老实剥你的皮！

日头毒得要命，我在人群里快被蒸成肉干了。空气凝滞而又烘臭，脚丫子味和哑巴屁层出不穷，我口干舌燥，快喘不上气来了。我想我爸一定渴疯了，就从人堆里钻出来，拼命往家跑。到家以后我就钻进伙房，把头伸进水缸里，像驴那样咕咚咕咚猛喝一通。自己喝饱了，抹抹嘴，才想起我爸来。

于是，我又找来一只搪瓷缸子，从水缸里舀了满满一杯，端着就往外跑，一路跑一路打水喝，脚步慌慌张张的，水也跟着滴滴答答洒了一路。好容易从人山人海中间挤到跟前，像是被人夹住了尾巴的狗。猛然抬头，却发现刚才我爸头上戴着的那顶又细又长又尖的纸帽子不见了，而且，他的身上肯定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，看起来又突兀又别扭——是他的嘴，鼻子，眼睛，额头……好像都不对。哪里出了问题呢？

我又往跟前凑了凑，这才看见我爸脚底下落着一摊乱糟糟的黑毛发，像生冷的猪鬃。这才意识到我爸的脑袋有点不对劲了。是头发。天哪！我爸的头发怎么会被剃得那样齜齜——齐齐地少掉了半拉——从脑顶心到右耳朵那边整一半全光了，青亮的头发楂子依稀可见。这是哪个愚蠢的家伙干的？手艺这么差，到底会不会剃头！我爸让他们弄成这副怪模样，今后可怎么见人呀！或许是剩余的那些头发在隐隐作祟，我爸跪在那里总是给人一种向左严重倾斜的错觉。

我刚想把水给我爸递过去让他解解渴，却被一只飞来的大头皮鞋踢在那只搪瓷缸子上，“咣当”一声，本来就没剩下多少水，这下全洒在地上了。我可惜得想哭，却听见戴红袖箍的人大声呵斥：“小坏蛋，想

找死是不是！快给老子滚开！”我吓得腿脚都哆嗦了。这时，我爸抬起脸悲凉地望着我，因为头发的缘故，他的样子实在太滑稽了，我几乎快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可忽然间，我又泪流满面了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那样喜怒无常。

这天一直挨到夜幕降临以后，我爸他们又让黑压压的蚊子（当时我们城里的蚊子多得要命，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，可以拌一碟子凉菜）饱饱地喝足了血，革委会的人才“心慈手软”地允许我们把我爸换回家去。

我爸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可他还像梦中人那样呻吟着：号啊，我的号啊，别抢走我的小号……

我妈痛恨得咬牙切齿，她嘟嘟囔囔地和蓝丫分别抓胳膊抱腿；我负责抬我爸那颗沾满口水鼻涕和血迹的只剩一半头发的大脑袋；而我哥这个狡猾的家伙，却只把我爸那只心爱的小号搂在怀里，好像他最聪明最孝顺一样。而且，他还故意磨磨蹭蹭落在我们后面，好像那只有黄铜玩意儿重得他搬不动似的。

后来我才渐渐明白了，我哥那时一心只想当他的革命小将，所以他才不想当着外人的面亲自去抬我爸，以免影响了他在外面的革命形象。其实，我哥这种做法完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。用当时的话说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我爸都落魄成这副模样了，我们几个又能好到哪里去呢？况且这种时候，恐怕连傻子也能看出来，我家已经到了身败名裂的地步。

再后来好像没过多久，我爸又让一伙声色俱厉的家伙闯进家里提溜走了，他们像扔一棵发霉发臭的大白菜似的，随随便便把他丢进一辆绿色的军用卡车里。据说，他们是要扭送我爸到一个遥远的农场接受学习和改造，这也是厂革委会给我爸的一次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我们没想到的是，我爸这一去，很久很久都没有回来。

可问题是，我妈也正是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，突然发现自己的肚子里怀上了我那个可怜的弟弟。我能感觉到，我妈好像一点也不喜欢他，因为我们总能听见她拍着自己慢慢鼓起来的肚子唉声叹气唠唠叨叨：“你这个小孽障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要来！”而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，既然那么不想要，他们为什么还要怀上弟弟呢？

2. 弟弟

早先我们家确实有过一个弟弟的。

弟弟奶气十足的手指总是有事没事叼在嘴里,为此也屡屡遭受我妈的呵斥。我妈一定不喜欢小孩子这样做,她的手掌会突然间落在弟弟的脑瓜上,啪!又响又脆。那时,你就能清楚地听到狼和狐狸的诡秘笑声,他们笑起来总有股让人恶心的夸张劲儿,假模假样的,好像他们开怀得不得了。

狼是蓝丫。蓝丫当然就是我姐。大家都一直管她叫蓝丫。为什么是蓝丫,而不是懒丫或别的什么,我也说不清。我一直怀疑蓝丫到底是不是我姐姐,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认认真真地叫过她一声姐姐。我讨厌自己有一个什么狗屁姐姐。我的思想里一定有一种叫做重男轻女的东西在隐隐作祟。蓝丫的脑子里有水。这是包括我妈在内的所有人,对她的最有力的一种评价。她的所有功课从来都徘徊在及格线的边缘,不是五十八分就是五十九分,连六十分也是很偶尔的事情。

而我哥充其量,只能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狐狸。我哥这个人除了非常狡猾,在我看来他简直一无是处,不值一提。

当然,狼和狐狸都不知道他们各自的雅号,这是我私下里给他们起的。我只把这些名称告诉给四孬(虽然我知道四孬是个百分之百的坏蛋),他的肚皮都快笑破了,他说我这个人损得邪乎。我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我还想把这个秘密告诉弟弟,让他也分享快乐,可他太小了,小得就像一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蝌蚪。弟弟总是给人一种懵懂的不停寻找什么的模糊印象。他生下来一只眼睛就有点问题,像患有很严重的白内障,眼球被一层可怕的白色覆盖着,街道的老太太管这叫玻璃花。最要命的是,他或者还是个小哑巴,打生下来就不出一声,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就在弟弟降生不久,那场令所有人都望而生畏的甚至有些摧枯拉朽的风潮,终于在陋鄙不堪的街巷和呆头呆脑的人群中隐匿了声迹。这时我爸尚未归来。当初我爸离开家的情形简直就像一场噩梦,我们